



静乐阳光

的大山里，有一群需要关爱的孩子，在一位县委书记的
阳光般温暖人心的工程——“一颗鸡蛋工程”启动了。
全社会的关爱像一缕缕阳光照耀着山里的孩子们。

黄
风
著

山西出版集团
山西人民出版社

静乐阳光

黄风 著

山西出版集团
山西人民出版社

JINGLE
YANGGUANG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静乐阳光 / 黄风著. —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
2010.4
ISBN 978-7-203-06766-5

I. ①静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44360 号

静乐阳光

著 者: 黄 风

责任编辑: 秦继华

装帧设计: 清晨阳光(谢成)工作室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 030012

发行营销: 0351-4922220 4955996 4956039

0351-4922127 (传真) 4956038(邮购)

E-mail: sxskcb@163.com 发行部

sxskcb@126.com 总编室

网 址: www.sxskcb.com

经 销 者: 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承 印 者: 山西三联印刷厂

开 本: 890mm×1240mm 1/32

印 张: 7.75

字 数: 160 千字

印 数: 1-8000 册

版 次: 2010 年 4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03-06766-5

定 价: 1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引子 永远的镜头

之一：1922年。盛夏。静乐大山里。

清末秀才李肇基带领工人伐木，斧斫声回荡山林。之后，他又把自家的5垧地当掉，将当下的1000块大洋全部用于修建学校。在村里创办了静乐第一所初级中学。

之二：1952年。深秋。静乐县城大街上。

黄叶飞舞。静乐中学校长苏化南，在县里的各个机关单位奔走。从1952年到1960年，苏化南经过8年努力，使学校面貌一新，由3个班，100多名学生，发展到24个班，1000多名学生。

之三：1983年。深冬。静乐某单位。

30多名老红军、老干部、老教师、老工人、老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，签下自己的名字，自发成立了“静乐县集资办学董事会”。董事会由一名董事长、8名副董事长和30名董事组成，向社会发出集资办学“吁请信”。

之四：1995年。初春。静乐“希望工程”办公室。

一封来信让人热泪盈眶。信是一位生者替一位死者写的，继续死者未竟的事业，救助静乐一名失学儿童。信没有落款，生者和死者只留下“一个共同的名字‘中国共产党党员’”。

之五：1995年。初夏。北京音乐厅。

一场“为了爱乐希望小学”募捐义演音乐会正在举行。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、大提琴家司徒志文、二胡演奏家宋飞、钢琴家鲍惠荞，以及著名演员袁晨野、黄越峰、王蕾等300多人参加了义演。由俄罗斯著名指挥家雷洛夫指挥。10.8666万元票房收入，全部捐给静乐，建起全国第一座“爱乐希望小学”。

之六：1996年。初春。静乐史家沟村。

春寒料峭。十里八乡的乡亲赶来，近3000人为“人民的好教师”赵明厚送殡。哀乐低回，哭泣声不断。

之七：2006年。深冬。静乐康家会中学。

“健康进万家·一颗鸡蛋工程”启动仪式，在冰天雪地中举行。为了让农村住校的孩子每人每天吃上一颗鸡蛋，参加启动仪式的干部、群众、师生排起长队，捐款捐物。一上午捐款40800元，捐鸡蛋200斤。著名歌唱家、“健康进万家”活动组委会执行秘书长曹怡然为大家演唱了《我能为你做些什么》：

我能为你做些什么
请你轻轻告诉我
只要我能够，只要我拥有
什么都愿为你去做
我能为你做些什么
想到以后你就说
愿为你付出，愿为你受苦
我会为此感到很开心
……

目 录

MULU

引子 永远的镜头	/ 1
•第一章 先从“静地乐土”说起	/ 1
朋友的 58 盏老油灯	/ 1
静乐之所以叫静乐	/ 6
翻开历史的新篇章	/ 12
“1996 年 3 月 8 日”的祭奠	/ 19
•第二章 一位后继者的到来	/ 27
静乐是他的第二故乡	/ 27
让羊群里的歌声飞进课堂	/ 36
承载起搁浅的梦想	/ 43
•第三章 刁儿沟“叨”出一颗鸡蛋来	/ 50
站在山顶上的鸡蛋	/ 50
刁儿沟啊刁儿沟	/ 56
“一颗鸡蛋工程”的启动	/ 62
好事一定要办好	/ 68
•第四章 来自四面八方的阳光	/ 78
用爱心连起爱心	/ 78

北京的声音	/ 87
新闻媒体的关注	/ 93
给县委书记的两封信	/ 104
一个企业家的表达	/ 114

•第五章 从岑山书院到一位老总	/ 121
话说岑山书院	/ 121
安得校舍千万间	/ 131
让红领巾迎着太阳	/ 138
隔山隔水难隔情	/ 149
“你别走，你别走”	/ 159
一位老总与六个孩子	/ 171

•第六章 倾听大山深处的声音	/ 186
四个“好”字与哈尔滨	/ 186
做爹妈的一种责任	/ 194
“三朵金花”的心声	/ 207
此乃万民夙愿	/ 219
结尾 让阳光永远	/ 232

后 记	/ 238
-----	-------

第一章 先从“静地乐土”说起

朋友的58盏老油灯

2009年3月1日，接受《静乐阳光》的创作任务后，我收拾行装，准备前往静乐采访。可是我不知道咋去，坐大巴，还是找辆车？因为从太原到静乐，走最近的康西路，也得两三个小时。康西路北起静乐康家会，南至太原西村，走的大多是深山老沟，如遇堵车，一困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。如果走原太高速，先到忻州，然后再去静乐，那得四五个小时，坐大巴坐得人昏昏然。

正当我犯愁之时，我的朋友籍满田打来电话，让我在家等着，他用车接我去。当时他还在北京出差，得悉我要去静乐采访，很是支持，在电话中就说，静乐的老百姓非常淳朴，静乐的领导非常实在，这些年没少为学校办实事，没少为娃们办好事，像助学工程、像“一颗鸡蛋工程”，真值得写写。

籍满田说得没错儿，因为静乐我已去过几次。那几次，也是因为去写一个东西，已接触过助学工程，“一颗鸡蛋工程”，老百姓打心底里欢迎，孩子们打心底里欢迎。有一个叫李振昌的孩子，第一次领到学校发的鸡蛋舍不得吃，拿回去给奶奶吃。写了一篇作文叫《感恩》，



有四五百字，作文的最后几句话，我还记得：

我是个苦命的孩子，在四岁时娘就因家里没钱治病早逝了，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。我真心感谢“一颗鸡蛋工程”，是这一颗颗鸡蛋让瘦弱的我身板健壮了起来。

我懂得“感恩”二字之重，父母给了我血肉之躯，我感激；县里和社会爱心人士给了我关怀，我更是万分感激。我感谢党，感谢政府，感谢所有救助山区孩子的恩人。

当时，籍满田是静乐供电支公司的经理，在静乐工作的几年中，他跑遍了静乐，哪一个山旮旯也去过，对老百姓的穷困感触至深。

干哪一行的，卖哪一行。

他告诉我，从1882年中国点亮第一盏电灯，到2006年，100多年过去了，忻州还有8个县、300多个村未通电，占山西未通电村的40%。其中静乐最多，涉及58个村，1134户农民，3869口人。用他的一位曾经到过静乐的诗人朋友的话说：

因为没有电，老百姓的日子荒得像一盘老磨，磨出的只有一碗碗苦涩；因为没有电，穷得姑娘们一个个远嫁他乡，小伙子想媳妇想得望眼欲穿。

为了让老百姓告别这种恹惶，国家电网公司和山西电力公司把首批“户户通电”工程选在了忻州，忻州又

选在了静乐。2006年5月17日，工程在静乐的三家庄村启动。三家庄地处大山深处，42户人家东一家西一家地散落着。工程启动的那天，全村沸腾了，家家买酒割肉、炸油糕，简直像过年一样。

一个叫刘老太的老人，为迎接光明的到来，拿小刀在窑洞壁上刮呀刮呀，把成年累月被油灯熏黑的墙皮刮下来，在第二天的启动仪式上，用碗端给工人们看：

黑啊，黑了几辈子了，还这么黑啊！

那墙皮也确实黑，像风干了的日月。黑得刘老太满腹辛酸，一边诉说一边泪珠纷纷。刘老太有三个儿子，三个儿子三条光棍。二儿子曾经娶过媳妇，但生孩子的时候，因为窑洞黑得不能接产，夜里送往医院的路上死了。三儿子也曾找过对象，在外打工带回一个姑娘来，可是姑娘在家住了一夜，就被荒凉的老窑洞，被昏暗的老油灯吓怕了，第二天一去不复返。对象走了，但两个人的合影还在，摆在柜子上，一闲下来，三儿子就看着那合影落泪。

看着半碗黑墙皮，听着刘老太的诉说，现场的工人都震惊了。什么年代了，还有这事？那天籍满田也在场，山区人民的贫困，山区人民那种对电的渴望，让他刻骨铭心。当第一根水泥电杆，在村头像钻天杨一样高高竖起时，他说：“那个庄严劲呀，就像让三家庄的老百姓，一下子挺起了脊梁，呱呱的掌声把手都拍麻了，就差哭了。”

在老百姓的鼓励下，2006年9月27日，经过工人们4个月的苦战，静乐58个未通电村全部实现了通电。闸一合，村亮了，人亮了。一盏盏电灯点亮了老窑洞，

也点亮了被重重大山阻隔的岁月。那一天，县委书记王书东也去参加了竣工仪式，参加完回到县里，激动得大半夜没睡，在手记中写道：

作为一名基层领导干部，我为我的农民兄弟高兴，我为“户户通电”工程叫好，我要向“努力超越，追求卓越”的电力人道一声：“你们辛苦了！”

通电不仅改善了农民兄弟的生活状况，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，而且将改善他们的生活方式，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。面对农民兄弟的喜悦，面对一片光明，我的脑海里响起了寥廓的歌声：“是谁带来了远古的呼唤，是谁留下了千年的企盼”，是英雄的电力人呵，是可爱的电力人啊！

电通了，联通的是党心民心；灯亮了，拨亮的是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希望。正如杨家沟村唯一的一名大学生杨开珍，给村里寄回的一副对联说的：“通电感谢共产党，光明不忘电业人！”

我后来在静乐了解到，58个村未通电之前，孩子们晚上读书全靠油灯，熏得鼻孔一抠一团灯煤灰。他们对电的光明，比大人更渴望，因为有了电就能听收音机，就能看上电视，像长了千里眼。在未通电之前，他们的“黑暗”几乎是双重的，由于缺少知识的光明“睁眼瞎”，由于缺少电的光明“睁眼瞎”，要不是国家给通了电，他们不知要“黑暗”到啥时候，刘老太的悲剧还会继续重演。

走访了一遍。在走访过程中，他一个村收集了一盏老油灯，每盏油灯都不一样，有一盏已经点了100多年，差不多与中国的电灯同龄。点着竖在那里，摇摇晃晃的，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。

58盏老油灯收藏在他的一间办公室里，几年、几十年、上百年的熬炼，已使它们具有了生命的灵性。每次走进那间办公室，一看到58盏老油灯，他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，像面对的是自己的祖辈先人，自觉不自觉地严肃起来。有一天晚上，他突发奇想，把58盏老油灯都点着了，空旷冷清的办公室，一下子变得辉煌无比。

籍满田当下就震惊了。如果用文学语言来描述，就是充满了温暖的诗意，又充满了荒凉的悲壮，仿佛又回到那些被大山深锁的村庄，回到了久远的过去。每一盏油灯映现的，都是一个饱经沧桑的面孔：额上奔走着日头，眼中弥漫着风尘，就像画家罗中立笔下那个端着老碗、皱纹纵横的《父亲》。原本无所谓的收藏，籍满田一下子感到了珍贵，他说：“太值得收藏了，太有纪念意义了！”

后来，静乐实施“一颗鸡蛋工程”，他代表公司捐了2万块钱，虽然微不足道，但是让他感到了一种安慰。他觉得，能让静乐的贫困孩子获得一份温暖，能在温暖中健康成长，能获得知识的光明比啥都重要。

在采访时，我曾问过一个孩子：

“你为啥要读书？”

他说：“想上大学。”

我又问：“你为啥要上大学？”

他说：“为一辈子能点上电灯。”



静乐之所以叫静乐

第二天，也就是 2009 年 3 月 2 日，籍满田一早从北京坐飞机回到太原，叫车到机场接上他，然后又接上我，就直奔静乐。

我们走的是原太高速，到达忻州下高速后，便沿忻黑公路一路西行。忻黑公路西起吕梁黑峪口，东至忻州市忻府区。这几年由于煤炭吃香，运煤的车辆越来越多，而且越来越大，隆隆驶过时像火车一样，能感到路面的震颤。新修没几年的忻黑公路，路面已经像龟背一样，被碾得满是裂缝。

司机隋师傅，一路上开得小心翼翼，有时望着迎面而来的大车，免不了说一句：

“现在的车，拉得真多，多得怕人呢。”

静乐地处晋西北，和偏关、岢岚、河曲、保德、神池、五寨、宁武，在忻州统称“西八县”。昔日的西八县，几乎是贫穷的代名词，人们一提起来就想起《走西口》，哥哥呀妹妹呀，唱得满脸泪蛋蛋。顺着那远去的歌声，顺着九曲十八弯的黄河，能从河曲的娘娘滩，一眼瞭到内蒙的老河套。

我最早听说西八县这个词是 1995 年，因为当时静乐出了一位有名的教师叫杜厚则。《山西日报》、《忻州日报》都作了报道，忻州电视台还拍了片子《好大一棵树》。1995 年，我正在老家阳明堡教书，学校让学习杜厚则，说西八县出了个好老师。杜厚则 1973 年当

民办教师，在一个屁大点的小山村里，一当就是 20 多年。那个村子叫土岭村，又穷又偏远，但是没有一个孩子失学。而且每天早晨，像边防哨卡一样，杜厚则都要带领孩子们迎着山顶上升起的太阳升国旗，让小山村变得庄严无比。由于这种奉献精神，杜厚则先后获得全国希望工程园丁奖、曾宪梓基金会全国民办教师一等奖，还被评为山西省劳模。

1994 年岁末，时任山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的支树平，从报刊上看到杜厚则的事迹后，便亲笔写了一封信，委托《希望周刊》的总编刘建华专程到静乐看望杜厚则。给杜厚则带去的信是这样写的：

尊敬的杜厚则老师：

您好！

近日，我从《希望周刊》记者们的情况介绍中，得知您献身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，默默耕耘 22 年，并在至今无电缺水的小山村中，带领孩子们每天清晨坚持唱国歌、升国旗的事迹后，深受感动。在恶劣偏僻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中，您带领孩子们自制国旗，并持之以恒地坚持升国旗、唱国歌，使同学们从小便接受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，培养他们对祖国、对民族的神圣感和使命感，这是非常有远见的，难能可贵的，也是很了不起的。

我从事青少年工作多年，对这项事业始终充满了一种特殊的感情。你我作为共产党员，对于下一代的成长，尤其是贫困山区儿童少年的健康成长，有着一样的责任和义务。今年，恰逢《国旗法》施行 5 周年，为了规范国旗的标准，我谨以个人的名义，用我自己的稿

费，为土岭小学购置一面国旗、一台收录机以及国歌磁带、电池等，委托《希望周刊》总编辑刘建华同志转送你们，以表达我对这项活动的支持和对您的敬意。同时希望升国旗、唱国歌这一活动能永远坚持下去。

祝您工作顺利，身体健康，桃李满天下。

并祝全体同学学习进步！

共产党员 支树平
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晚

一位默默无闻的民办教师，钻在深山老沟里，能让省委组织部长如此尊敬，张口一个“您”，闭口一个“您”，可见杜厚则当时如何了得。

在西八县中，静乐紧邻忻州市，一过与忻州的交界，山就明显地多了起来。如果坐在飞机上看，一定峰峦如聚：1950多座山峰连绵起伏，6300多条沟壑纵横交错。在205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遍布着14个乡镇，381个行政村，450个自然村，养育着16.2万人口。其中农业人口13.9万，占全县总人口的86%。一座座大山，一片片田野，在寒冷横行的初春，呈现的仍是秋冬不尽的荒凉。

但是透过荒凉，这里曾“金鹅泊水，泽布六社”，在水草丰茂的汾河两岸，生活着笨重的大象、悠闲的三趾马，还有矫健的梅花鹿。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，是三晋文明的发祥地之一。1929年，中国考古学家杨仲建与德国考古学家德日进，在兵荒马乱中曾来静乐考察。至今保存的风神山、石房子山古文化遗址，无不



静乐净居寺

见证着静乐往昔的祥和与美丽。

可是当祖先的一堆堆篝火、一缕缕炊烟，被烽火台上的狼烟取代时，这里就变成了战争频仍之地，从赵武灵王称雄割据，在静乐城南天柱下屯兵演武，到北魏孝文帝征战，到大唐李家父子围猎练兵，再到明朝李自成攻城略地，数不尽的战乱使往日的青山绿水像患上天花一样变得面目全非。

静乐之所以叫静乐，有着双重含义：一是家园往昔的美好，“居斯地者，则有放怀登眺、肆志徜徉、理乱不闻，其乐泄泄者矣”，故名静乐；二是战乱兵荒深重，“人民拮据焦劳，避战流离，啼饥号寒，目睹疮痍，盼宁静，求安乐，顾名思义”。

到清朝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年），被静乐老百姓称为“福星”，至今提及的黄图昌出任知县时，已是不堪凄凉：“比屋尽索寞，仳离塞道路，鹄面携老幼，寤寐

闻呼号。”让这位千里迢迢，来自河北大名府的老兄深感天运不济，一到任就遇上“淫雨害稼”，“七月严霜杀禾，灾重八九分”。

第二年又连续两个月淫雨不止，下得墙倒屋塌，“麦豆坏其大半”，“八月风霜，河冻成冰，秋禾尽槁”。到第三年——

家家悬磬，人人鹄面，有无衣无食冻饿而死者，有食草根木皮发肿而死者，有食糠窠麻屑结肠而死者，又有纷纷逃走，咸出口外，向大同、右卫等处觅食，或饿死于路，或抛儿于河，或卖身，或弃妻，或落水为娼。

黄图昌坐不住了，便冒着革职之险上书府院，一篇不顾避忌“呼吁之迫，详册难尽，口稟难悉”，为民请命的《条陈五年灾苦议略》，至今读来叫人潸然泪下。

“金鹅泊水，泽布六社”变成了穷山恶水，“清初原为平地者而年被冲决，多变为沙地、盐碱地，原为丘陵、坡地者而水土日有严重流失，多为沟为壑了。亩分虽有增加，而收十不当一”。

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，特大旱。

光绪四年（1878年），岁大饥，春夏之交，饿殍遍野，兼瘟疫流行，民死者无计其数。境内周洪山下前后黑庄、蔡阳等十几村，十室九空，非野死沟壑，即逃命他乡。旧糠涨价至每斗一两银。

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，汾水大涨，淹没两岸民田无数。